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雜文 原後集第二十一卷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記 原三集第十卷

遺老齋記

墳院記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一卷

夏論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進論原應詔集第二卷

三國論

隋論

進論原應詔集第三卷

唐論

進論原應詔集第五卷

燕趙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十六卷

君術策

第二道

第五道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

雜文 原後集第二十一卷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荼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

頓挫入妙

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晩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

有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記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西楹加明窗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茲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

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閒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閒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斯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于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

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毘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去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淸洌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剎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于幽明徬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九月六日記

得體

進論原應詔集第一卷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

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

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
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
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
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
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
無謂
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
而曰先生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
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
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郊祀無礶見直是蛇足照公應制集删之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

且此非聖人之罪也一句提起出脫聖人廻驅轉杙亟須着眼

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

六經○昔 哉 註 卿

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於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唐荊川曰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八百年竊疑商書曰代虐以寬則商之政未必一于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祿之言要之多雜于漢儒附會之談而未必聖人之至者且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而周天子特懸空名于上者五百餘年蓋其列國各擅土地甲兵而不能相一而其所以不敢屠周者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存焉耳商之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故商之曆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情不可考矣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曷嘗以強立國哉若周之不振非失之

弱直失之強耳穆王觀兵而荒服者不至矣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流彘之禍作焉幽王烽火戲諸侯諸侯莫敢不至以博褒姒之一笑于是申侯入而西周亡子由熟于老氏舌以柔久存齒以剛速斃蓋老氏之旨也而舉以論商周之聖人不亦陋矣乎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

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

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盡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

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天下日趨于文其論生民以來至于周家最確然天下嘗大亂之後經綸草昧則其勢有不能遽文者叔孫通之綿蕝萬不如周禮周官此太史公三統循環之説亦未可厚非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

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

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老泉論六國之弊在賂秦蓋借以規宋也故其言激切而淋漓

潁濱論天下之勢在韓魏直設身處地爲六國謀矣故其言篤實而明著兩作未易議優劣也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二卷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

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又提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鋭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

汪洋澹蕩帥提愈完

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名論名論但其責劉備有過當處當是時天下大勢粗定先主無容足之地所可規取獨荊益耳荊爲孫氏必爭之地不入巴蜀將安歸乎孔明謀主也定計于中而五虎臣飛揚角逐于外蜀自有將今以用孔明爲將非其人者亦過也獨忿忿自將之失爲無所逃其責耳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掎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

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借秦立隋之案以慘急二字斷秦隋之所以速亡持論醇正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三卷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

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

子平說中獨贅一段言內重之害豈以爲宋戒與東坡亦云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

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

往復詳明論事到此纔暢

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

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光明俊偉復而不厭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五卷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畊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

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摭唐天寶以後之燕趙而爲說眼光只及數十年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六卷

君術策

第二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參

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嘗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

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旣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

顛倒是非確
中石顯罪案

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
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
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
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
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
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
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
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
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

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格法整齊最利時策

詞繁不殺使氣之過然不煩不足以盡其意激潰導洩四字着眼

第五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

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狃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

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横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

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策似作於嘉祐時而百怪潰決之患乃見于熙寧元豐之世葢士大夫風聲氣習所由來者尚矣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 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進策　原應詔集第七卷

臣事策上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

臣事策下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進策 原應詔集第九卷
民政策上
第一道
第二道

進策原應詔集第十卷
民政策下
第一道
試論原應詔集第十一卷
史官助賞罰論秘閣試

開門見山不似他篇迂緩幾有博士賣驢之誚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

進策原應詔集第七卷

臣事策上

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

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

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

歸重人君極是

妙証確論

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

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

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事而見其效故言之親切

第二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慼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
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
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
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
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
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
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
臣無罪而畱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
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

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强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

毋有所除吏民閒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毋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奬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爵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三事

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此亦曲體人情之過一經指摘可發笑端

第三道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鋭之氣也精華果鋭之氣其在物也燁然而有光

何必說到此

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卬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

纔見端倪

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卬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閼宮而兵強

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
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
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卹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
已上近世
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
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
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
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郡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
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
良將者亦已畧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

○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

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重武宋朝一大事也非利害明著辭氣激昂不足動人主之聽予由此策人贊其紆餘亍折吾政病其紆餘之過寬平汗漫不著痛癢耳

第四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何如登高而呼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

好議論

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騈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

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
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
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
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天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
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變不立素將之法尤必擇之得其人而後捐兵以與之救時良
策但患不可行耳杯酒釋兵祖宗深計後人習爲美談而一旦
變之誰敢哉存其說以示後世則善矣

第五道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

古今相形是文章游衍訣竅法

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燭）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照軍士之情）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肎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鬭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

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趑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

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畀其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懽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狠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衞哉臣愚以爲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鋤其豪横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爲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若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宋京師之兵驕欲倣漢設軍正正丞擇忠信守節之士爲之使

常處軍中以訓軍士知禮此法可行且雖萬世通行亦無不可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

臣事策下

第二道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

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

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

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祿祿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

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
可以爲治矣

第三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羸餘以匄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之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

詳

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令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流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

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

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遷人者皆無一定之法
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
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廣南之亂由于方數千里無兵無將大小吏嬉遊太平而智高
猝起如入無人之境假設文武中有一扞患禦侮者禍不至此
子由責其不死吾尤責其不才然此策欲以詳核屬大臣而使
天下不得有所執以邀其君固知子由所重尤在才也

第四道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絶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

太迂

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也。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

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咎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

弊政中又二弊

確証明辨

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令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較曾序加暢無益之公四字尤妙

第五道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

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敎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

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有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怙不爲怪此乃公

寒心

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為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蓋

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進策 原應詔集第九卷

民政策上

第一道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末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

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

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
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
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
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
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
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
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

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敎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狙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

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蔚然漢氣

第二道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畊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

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

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與前篇三老嗇夫俱欲復古廢官以振起當時之風俗

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進策原應詔集第十卷 秘閣試論一首附

民政策下

第一道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

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

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大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

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廪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

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閑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

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宋朝廷之上天子大臣以婦孺自處而於其田野匹夫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不然何至于一工築之勞而亦養兵以代乎可笑可笑予由欲收游民之庸調以舒目前之急而其後以漸去之良策也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褒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

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絶擯棄不齒之
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
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
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
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
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
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近人已甚以經爲史理亦未安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 終